陶山文錄

陶山文錄卷三

善化　唐仲冕

論說

大學論

大學一書曾子一貫之傳中有曾子曰者猶孟子自作七篇而有孟子曰也其書本一篇無經與傳亦無綱領條目之分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總以誠意爲主致知格物誠意之先事格物卽於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日用彝倫之事由粗入精而較然于好好色惡惡臭之眞本末始終先後之義卽知本而爲知之至也所謂云云

者自申其說行文之眉目也格致外功在未入大學已習其內功則必歸之誠意意非慎獨不誠特稱曾子曰以明道脈相傳之心法慎獨則明親之全體止至善之實境各造其極夫是之謂知本由是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循序漸進悉由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也格物者矩也物格知至而後能絜之以親民亦即恕也不誠無物一篇之中一氣貫注其惟誠意慎獨乎非特無格致傳並不云所謂誠意在先致其知者亦不云所謂正其心在先誠其意者可曉然于大學之眞諦矣中庸承戒懼慎獨之端忠恕一貫之要而闡發誠明至於

上天之緈孟子承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戒首闢言利之害而得集義養氣之功各因時而立教而豈有殊乎大學之宗恉哉

同年唐石嶺先生宗古本大學不敢易字句作爲詮注以誠意爲主深得一貫之指陶山此論闡發精要可謂能讀父書矣 竇東皐先生

格致論

大學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者卽格卽致卽物卽知非有二事故不言先而言在也然功雖無所先而候則有其后何也人有知而不能致則知日昏舍物而言知舍格而言致則虛無靈妙之說興而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本失矣知者仁義禮智信之生於性物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及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也如人知親之當愛當推而至乎其極者也然必日至於親之側自定省溫凊以至視無形聽無聲而後知愛之知爲能致也知兄之當敬亦當推而至乎其極者也然必

日至乎兄之前自捧手掩口以至歌既翕樂孔懷而後知敬之知爲能致也格者至也格之云者循其節文洽其性情以通於神明者也惟格乎物者爲已格斯致乎知者爲已至也致之功在格格之效爲至也定靜安慮其體會誠正修齊其積漸也易傳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理於義後向上層級非大學入手工夫葢窮理虛而格物實也

致知必非靜坐默識良知故曰在格物格物必非逐物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格訓至而不訓窮不曰至而曰格者至淺而格深也論語有恥且格尚書

格于上下皆此義蓋七歲入小學於內則少儀詩書六藝已循習矣所謂物也十五而入大學則由儀文而深體之精義入神所謂格也知之至也朱子所謂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

鄭康成解大學訓格為來與此論所云格者至也同所云物為五倫六藝皆是又云窮理虛而格物實似此論說所謂乘槎直上斗牛宮不但窮河源也嘗見日本人茂卿即補七經孟子考文者有辨名一書內有物格一則言物即鄉三物即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此一則已

采入日本國志藝文中與夫子所論似爲脗合 廣平

拜讀

克己論一

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也夫子引以斥楚靈而又以荅顏子之問仁似立言不相倫而不知聖狂之介只在克與不克耳不克則不仁不仁則爲楚靈克則仁仁則爲孔顏仁藏諸性而顯諸禮禮亦性所固有特有己爲之閒而與禮絶相違仁乃澌滅殆盡矣此其道利用克今夫人之遇敵也大則怯小則玩鈞則相持而能鼓其氣雖大亦若無難盡彼爲我所深恨我必不爲彼少姑息左氏云如二君故曰克穀梁氏曰克者能也能殺也謂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今以己攻己非制則狥克難哉夫人

莫不有已非已無以爲仁其始偶溺于性而從私其究且專於私而害性如親親爲仁敬長爲義而孝衰于妻子弟乖于貨財仁之本漸亡義之實全虧於是而欲貌爲孝弟神弗善也即煦煦而爲仁孑孑而爲義而其爲不仁不義也滋甚此無故禮有迷復之象至于十年不克征已有伏戎之勢而非大師不能克也然則克之之道當如何亦惟以禮克之而已嚴之以非禮而已不敢自撓繩之以禮而已不敢自恕授禮以權而已退聽立禮爲閑而已失據在外者不得越禮而與已爲緣在內者不得棄禮而恃已爲距化裁於禮而已默奪焉陶鎔

於禮而已渾融焉雖欲不仁得乎是故攻治廓淸之功比于武事所謂從難處克也夫所克者己所以克者卽此己故夫子曰爲仁由己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克己論二

克己爲修己之功修己卽爲己之學楊氏爲我而無己聖人爲己而無我我與己有别乎曰己對人而言我則離人而立於獨也身心性命四德五常之理皆具於己克除其私徹修治其瑕疵全乎己之天化乎人之見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皆爲己

之實也覩夫餙情枉道以爲人者矣翅胥壎而爲我者矜獨得之奇挾自封之術君身心性命我故祕之天地民物我固遠之我獨智而人皆愚我獨賢而人皆不肖跡似夫爲巳而害更重於爲人是故巳當克當修而不可無我當絶當無而不可爲無我者冥然而罔覺也無我者擴焉而大公也古之學者爲巳以馴至於無我而後爲大而化之之聖而其功要自克巳始今夫聖人之道合人巳而一之泯物我於無形者也惟克巳而後能爲巳爲巳而無一念之爲人而後能通人巳之閒凡人世之得失毀譽皆足證藐躬之學不必擯之度外也凡

吾身之喜怒哀樂皆可類萬物之情不必藏之意中也由是推巳及人不欲勿施而得仁之方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以完仁之量欲求仁者舍克巳何以哉

石嶺同年嘗爲余言少時客氣未祛因以克巳顔其齋力從難處去克至年八十不敢少懈陶山稔習義方之訓故能言之刻至若此非惟知之亦允蹈之陶山勉乎哉 實東皋先生

心性論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心性原非二物且心無二心性無二性言二心者道書言二性者告子歧心性而二之釋經也心以正而存性以率而養心爲火藏居身中故當正以存之不存則火熄安得謂之心性人所以生故當率以養之不養則生理盡矣安得謂之性心以神性以化神化合而爲人無神則化於何藏無化則神於何顯若心性可歧將神化亦可劃乎五官亦然如目能視視必明耳能聽聽必聰視聽神也明聰化也特官骸胥聽命於心耳是以正心必先誠意而毋自

欺在愼獨率性所以體道而不可離亦在愼獨他氏之學不從此用功故馳者一心制者又一心淳者一性漓者又一性甚或舍心而取性或任性而拘心豈知存心養性之要無異義哉君子於獨之中凜凜乎曰旦日明亦臨亦保故曰所以事天也

先儒論心性積如麻葦此以心無二心性無二性該之又以心以神性以化二語抉誠意愼獨之原委是直鹽孟子存心養性之腦覺前人論說辭愈多而旨愈晦矣以此接續道統訓啟後學其功不在禹下　廣平拜讀

言行論

能言而不能不言與不能言而不言者較是不能言者勝能行而不行與不能行而不能不行者較是不能行者勝卽使能言而不言已多一能言之累不言而人或疑之不能言而不能不言先有一不能言之美不能不言而人必信之故曰不能言者勝卽使能行而不能不行已自恃有能行之才不能不行而行之途未必至不能行而不行先自抱不能行之媿不行而行之心正未已故曰不能行者勝且言之多而無當不如寡而有要也行之多而弗專不如寡而獨精也能則多矣不能則

寡矣故曰不能者勝也

此論從曾子吾友章來文則曲而有直體絕類荀管

伊墨卿

良知良能論

孟子道性善故有良知良能之說知愛知敬良知也愛親敬長良能也張橫渠多言良能而王陽明專主良知前明講學以為妙悟宗程朱者辨駁殊甚其實此端開於程朱之格致傳格自古無訓窮者强經就我此致良知之說所由起也吾以為兼良能而言之則無獘矣葢靜坐默識一知百了安得不謂之禪學若知能並進心得力行以還其本然之良而全其固有之善斯眞踐形維肖者矣又何致蹈明心見性之空而詒荒經蔑古之誚也哉

良知必兼良能千古至論文亦明白了當足爲從前

諸家解紛車持謙記

危微精一辨

荀子解蔽篇云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下言人心如槃水勿動則清動則濁未有兩而能精後又言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又言闢耳目之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篇意危者不安謂戒懼兢業微者不顯謂淵深幽渺皆精於一故處一以危而榮滿養一以微而榮未知未知者不顯惟德也人心謂思慮之心道心則人心之體道者也危

微皆精於一工夫而微爲至精一不是兩事與古文尚書之義迥殊使果出於虞書荀卿何以云道經乎要之後世所謂人心道心乃老釋之說非古聖相傳執中之義自宋明諸儒以爲十六字之薪傳後學何敢置喙細繹荀卿此篇危者欽敬微者思深故舜得堯之眞傳無爲而治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也若如孔壁尚書經傳人心人欲道心天理人欲之危欲其安天理之微欲其著古聖賢有此治心之法乎精於危者乎一於微者乎抑旣求其精又求其一乎支離剿襲並荀子亦被其淆亂是不可以不辨

申歐陽子本論

歐陽子謂禮義爲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其說至詳且正矣固即韓子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禮樂明刑政修井田不可復而復夫比閭族黨之法學校未盡設而設以射鄉食饗之儀使士與民皆得其身心性命之樂以云勝佛誠勝佛也然在佛法初入中夏之時尚可勝而毆之今且徧宇內矣彼亦知其法之不如禮義而旣爲學佛之人讀佛氏之書居奉佛之廬安能相率決然捨去自叛其師歸於版籍求衣食於縣官乎且夫道有汙隆時有盛衰事有起伏况佛法於生死則幻

於禍福則誕而造惡可懺人尤樂從禮義之事勞而迂身犯不韙則無解免之路夫以幻誕樂從之法而當勞迂莫解之情則一汙一隆一盛一衰固不能禁其伏而不起也今夫天之生佛所以救外裔殺戮之重而導以慈悲使西北諸裔而無佛則幾無噍類矣而佛法之流行中夏徒令智者生倖福求利之心愚者懷棄家捨身之見而奸民之雄則藉以煽惑人心圖爲不軌於國家亦大不利今當使佛衆還其故國中夏之從其法者莫如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民生不復知有異言異服左道詭行之跡則其法無由而入合禮義其奚

從哉昔者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一人且誅之爲其惑衆也命鄉簡不帥教者移郊移遂屏之遠方不與同中國況佛本非中土之教耶此修其本者所不可不知也

使佛衆還其故國一策是從平正處立論無事刑驅勢迫而彼法自不得行載讀一過愈覺佞者愚闇者迂矣持謙記

國士論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施報交道之衰也君臣之間而言施報則悖矣豫讓感智伯國士之遇至於漆身吞炭伏劍而死以報之報誠厚也然謂以媿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則讓不嘗爲范中行之臣乎范中行雖以衆人遇不得自謂非臣衆人遇即反顔事讐而無媿爲人主者安得盡臣而皆國士乎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又曰君子違不適讐國君臣之分至嚴當慎之邪獻之初而權之去就之際分既定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朝不坐燕不與亦宜奉身而

退爲有危不能匡敗不能死藉口於衆人之遇而臣事舊君之仇敵乎讓此舉可以惕主之不善遇其臣而不能媿臣之不盡忠於其主也且春秋戰國時卿大夫家臣如漢世郡將功曹有主臣之名無主臣之實名忽之諒季路之勇聖人一以爲莫之知一以爲不得其死是讓之死亦程嬰董安于之流亞而非宏演狼瞫痛君殉國比也然謂豫子非天下之義士則不可大義不明惟利是騖士而有市行矣不有死友何以風世國士之報顧可少哉且夫朋友一倫師生官僚咸在焉自報施之說行所遇不合弟子有叛其師者僚屬有讐其長官者

所遇而合學者奉一先生黨同伐異宦者受爵公朝拜恩私室及其急難感慨賞首而不以爲難抑或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則又反脣相稽凶終隙末推而至於君父杜伯可以仇宣王宜臼可以德申侯牖生且陵天子衛輒竟拒蒯聵其爲變亂尚忍言耶此無故意氣之私中之也古之君子處倫物之常變一秉以道誼之正無所爲怨亦無所爲恩無所爲施亦無所爲報行其心之所安盡其分之所當爲而他何計焉苟未聞乎道好信則爲尾生好義則爲郭解此史公所以列豫子于刺客傳也

持論正大非故貶豫子特藉以立臣道之防不磨之作也　姚姬傳先生

竹書紀年論

汲冢竹書紀年人皆知其僞而不知其所以僞今本竹書紀年則又僞之僞反失其所以僞之苦心矣夫作是書者雜剌帝繫世本譜牒春秋經傳短長書諸子百家史記之紀載而成夫豈不知堯舜禹益伊尹王季爲大聖人而敢肆其牴牾耶卽欲作僞亦何難如古文尚書傅會訓典爲平正無可訾議者乎或好作奇險語亦可效山海經博物志拾遺記以驚世駭俗而故爲是誣賢而侮聖見斥於名教者彼其中必有大不得已非是則無以發憤懣寓誅伐垂綱常杜禍亂於無窮以爲斁大

聖人其誰不知苟其事爲後世奸雄所藉口雖聖亦不得免焉而豈有損於堯舜禹益伊尹王季之爲聖哉考原書之見引於史記索隱正義水經注史通太平御覽路史諸書者曰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流共工又曰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又曰舜囚堯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又曰舜纂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又曰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舜禪位後爲禹王之又有云禹遷舜於蒼梧舜望九峰疑禹而悲從臣作九悲之歌又曰益干啓位啓殺之今本皆刪唯存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

議者尚以爲出於瑣語非紀年本文豈知束皙杜預是書初出時已有益伊尹王季事而堯舜禹諸書所引明明曰竹書矣曰紀年矣則今本誠如錢大昕所云乃宋以後人僞託非晉時所得之書也猶賴有太甲文丁二事略存作者之苦心使如貪常嗜瑣之議者而盡删之則其書固不出尚書左傳國語國策所載而其乖異舛謬徒足以滋考古者之惑又安用作此僞書托於發冢燼簡斷札爲儒者所唾棄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即僞書亦何獨不然此書之作其魏晉間既步兵嵇中散者流乎彼見霍光託於

伊尹王莽託於周公董卓託於伊霍曹操託於文王𡊮託於舜禹至司馬氏亟弑其君而禍烈矣謂夫聖人所不可見者心也所可託者迹也以不可見之心責之其義隱以可託之迹誅之其法嚴誣堯幽囚舜野死者明大權不可以假人誣盆伊尹王季者明天位不可以闇干他如周公不書踐阼共伯攝政大旱歸國而兩子之則醢其身凡以明廢立篡代之罪不容誅也然則何以知爲魏晉間嵇阮輩作也以其往復於晉之滅魏魏之分晉而知之也於平王十三年書魏武公薨論者謂魏當作衛或曰公當爲侯周烈王五年錯簡皆非也此即

晉獻公詭諸所滅之魏畢公高之後至考王元年魏文侯立則畢萬之後武公不見經傳葢作者隱寓魏武借畢魏爲曹魏而以是書爲魏史終之曰今王二十年作不了語且云發自魏襄王冢以撥其在晉思魏之心夫掘冢人不準或云不音彪然世豈有姓不者乎其用心亦良苦矣阮嗣宗爲晉王勸進牋勸其蹈箕潁之節嵇叔夜非堯舜而薄湯武此書爲嵇阮輩所作無疑然阮以酒狂自全嵇以放言見殺安得不託於戰國冢藏雜以師春梁邱藏等不經之書七十五篇以亂之而免禍乎當時衛恒荀朂和嶠束晳受詔撰次以爲中經列在

秘府盖皆心知其意而杜預且謂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脩經籍志謂之古史而書於是乎傳矣雖然書傳而作者之苦心未必傳也黄伯思云此書爲西晉人集録未必果出汲冢徐文靖云竹書設爲太甲殺尹所以寒奸臣之膽而壯衰君之氣其說似矣而豈知其託於魏之史記以自攄其鬱結乎或曰曹氏司馬氏皆簒也何獨愛曹而惡司馬乎彼盖生於魏長於魏食祿於魏親司馬氏簒弑誅戮之慘故痛寫其不平之鳴也而迂儒淺學方且推校世代年月之先後姓氏國邑之同異夫作書者不過筆其忿憾激烈數大端而摭拾他書以

足之固自不求其合也後之讀者顧安能強合耶惜乎今本之非原書耳夫忿懥激烈之書豈可爲訓而其用心之苦則有不可没者如必求書之大中至正爲萬世法者則莫如孔子刪定之尚書堯舜合爲一典以見君德之大禹臯合爲一謨以昭臣道之純太甲刪而伊尹莫能籍口泰誓武成刪而文王更無遺議著周公曰王若曰而明堂位爲繆說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若如古文尚書補綴牵合彌近理而大亂眞反不如原本紀年之峻其防也夫書亦有狂獧鄉原之別與其爲鄉原毋寧爲狂獧

發千古未發之覆翻千古難翻之案著書人得知已於兩千年後當亦大慰喬林恭讀萬徧彌歎昔年所作竹書考証之序同於河伯之自喜也受業許喬林

心通造化眼明日月爲義甚精爲功甚大斯爲天地間斷不可少之文乃歎文有經天緯地之目定非虛語作竹書考証者宏博極矣此文一出而考証皆成廢紙人之識力相越豈不遠哉受業許桂林

唐高祖沙汰佛道詔論

唐高祖沙汰佛道詔可謂能正漢明以來之流獘矣太宗乃有度僧於天下詔爲戰陳處立寺詔令道士在僧前詔答元奘通西域記書詔及聖教序又有諸州寺度僧三千詔則明皇立老子官憲穆二宗之迎佛骨皆濫觴於此而欲詰法琳之抗違責蕭瑀之四惑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豈太宗之英明反不逮高祖哉良由不知堯舜執中之道追念生平居心行事清夜難安冀倖二氏懺悔解脫之說可贖前愆夫人之隱疚莫甚於君親之間一負此心百身莫贖天地神明環而鑒諸

將何以自容哉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謂其事之未成可悔而從善也若成而可悔如釋氏之言將何事不可悔是導人爲惡也太宗之佞佛雖不至梁武父子之捨身其疚於心而冀懺悔者毋亦有同焉者乎

唐太宗禁奏祥瑞詔論

詔云安危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時政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朗矣美矣乃又云自今以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應奏者惟顯在物色目及出見處更不得苟陳虛飾徒尚浮詞是其心仍不能絕意於符瑞也試問所謂

大瑞及顯見者奏陳何益漢唐令主亦知詼頌爲荒浯之媒敗亡之漸而不知天德王道由於慎獨故其言駁雜如此漢文遇灾引咎祠官無有所祈而受日再中黃龍見之愚光武上書不得言聖而信赤伏四七之讖俊事升中爲後世譏者未聞道也嗚乎堯欽湯敬水旱何傷水旱盍足昭欽敬須祥瑞何爲

二論非刻覈恐後世藉口貞觀治不古若用意深遠

姚姬傳先生

張辟彊論

漢外戚傳惠帝崩太后哭無淚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爲侍中說陳平以南北軍與呂台産太后乃說哭盡哀甚矣辟彊之智似留侯也曲逆可謂能用謀者矣或曰智則智矣然呂氏之權由是重恐非所以安劉氏也余曰惟能安劉氏而後謂之智若瘠劉以肥呂則一善探人意之童子耳烏得謂之智哉且曲逆則豈童子乎六出奇計親受高帝顧託猥因豎子一言阿呂后意以天下大權拱手而授之人此必不然矣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周乎數十年之後度時勢能行與否綜其利害而熟計

之夫天下事固有目前見以爲甚不可而異日蒙其福者彼其事終不可以已特自人發之則爲禍自我發之則爲福耳試思呂后若無丞相之請卽不能以南北軍與台產乎以與台產平勃能禁之乎夫呂后忍人也高祖葅醢功臣半出于后淮陰之勲趙王之戚尚死于其手況平勃哉使平不從辟疆之言力與后爭非不赫然正節也然而漢之爲漢葢不可知矣唯遊探其意而從諛之而後呂氏之黨貴太后之心安功臣之權輕而劉氏之基以固矣何也當時可畏而不可誅者呂后也后死則產祿皆魚肉耳辟疆之智不唯能料事且能知人

也吾思曲逆素好奇計當時蓋已計及故觸于辟疆之言則欣然從之相與默喻其意焉耳此固諸劉諸呂之所不能知亦非周勃之所及解也若夫周勃之直對朱虛侯之酒政吾正恐其危劉氏也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方楚急圍漢王於滎陽淮陰侯自王齊使人言漢王漢王發書大罵張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漢王悟即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其秋楚破漢于固陵良復說漢王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於是信越進兵以滅楚使當日者狃于目前之利害

安能藉手成功耶故曰辟彊之智似留侯也史稱陳平爲相飲醇酒近婦女呂后聞之私獨喜呂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微辟彊言吾知平亦將請之辟彊雖童子智矣哉然則呂后之不移漢祚者亦知產祿庸才故不過終其世唯所欲爲耳柱石之臣迂其身以有爲所謂權也狄梁公張柬之胥用此術夫雄壘一轍也

權字看得眞非以成敗論人可謂獨具隻眼　管松厓先生

執筆說

作書之法先審擫管把筆之要總在淩空體無論眞行格無拘大小肘必懸而不倚筆必正而不斜手腕迴而向懷手背圓而若抱自背至拇背有下注之勢若腕及掌豪無搖動之形掌虛如握驪珠指勁如持鐵戟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全力赴之字正由筆筆正由心以中鋒出之力不可猛伸縮自如鋒貴能藏含蓄不盡靈氣往來於腕底精神隱躍於豪端氣之凝也如山神之行也如川一點一畫遊折而成一磔一波超逸爲妙矜嚴既久渾穆和婉之情運掉益靈自得揮灑之趣所謂熟

能生巧技進於道者也要之庖丁解牛之初怵然為戒丈人承蜩之始用志不紛儻或急於求工必致輕於易轍縱見賞於衆目終無當於予心故寧使人嗤其迂疎不可同俗習為歎美此固字法書譜所不具而即吾儒正誼明道之一端也學而未能書以自勗

括庚元威書譜梁武帝書評於二百餘言中亟須手書精渺以示津梁　郭麐讀

六枳說

六枳字也余生而父名之長而兄字之自應舉至通籍以字行乃自爲之字三十而字曰六幕六十而字曰六枳義有取也橘踰淮而北爲枳支者化爲皵皮香者化爲搐鼻甘者化爲螫口而何取乎爾取諸木高多刺可爲籬實辛而苦可降氣夫籬所以自守也能守而降可以永年然則何取乎六也曰行也唐以來士相見多呼以行故先六而後枳也繫枳於六亦有說乎曰有逸周書云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又云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漢馮衍顯志賦捷六枳以爲籬東觀漢記作八枳是與周書皆不限以六盤州種枳六本立小門曰六枳闕則實有其地也余之說則主於棘其外而虛其中一曰目枳遇陋而瞥遇侈麗而送迸緣眸生歆毋張而睫二曰耳枳姦聲蕩志惡聲起恚莫如勿聞黜聽爲聵三曰鼻枳芳馥薌饈由臭生津饕餮可以亡身當杜其門四曰口枳尊者瞋矣夷者訕矣卑者惎矣悔而設防人或貰爾五曰手枳斂斂之物不可選也欲以揜人而祇自揜也詹詹之筆不可持也欲以欺世而祇自欺也六曰足枳足生於吾身而爲人所馭失之跬步也末路可廻庶

鑑而戸夫枳者人以爲荆榛我以爲垣壁人以爲鉤刺我以爲藥石豈特緜柴撥理喘逆已乎或謂昔之字六幕也何其廓而大也今之字六枳也何其窒而隘也字宙至廣胡不逍遥自得而如含死石爲嗚呼此六枳之所以爲六幕也前六者樹枳旣密外無闌入内無逸出胷次洞然萬慮歸一夫是之謂六枳夫是之謂六幕

棘其外而虛其中卽克已復禮之義文義古遠眞似商鼎周盤及十七銘當書萬本讀萬徧　姚姬傳先生

蝨說

造物生物以毒人者皆藉物以養人者也恐人躭於逸欲失其爲靈故入山有虎豹之威入水有蛟龍之患居卑溼則有虵蝎之虞飫飲食則有蠅蚋之穢怠澡濯則有蟣蝨之擾及夫閒居肆體則蝨蚤從而嚙之夫虎豹蛟龍可以避違虵蝎可驅除而蠅蚋蟣蝨可蕩滌也唯蝨蚤乘人之不及覺雖廣厦高臺不得免雖不至虵蝎可畏蠅蚋蟣蝨可憎而令人把搔靡已則所以愁人昏倦使之包周身之防雖錐刺枕警不是過矣故曰養人也雖然蝨過耳有聲着膚作癢無難斃之此如小人陰

中傷入其幾先露不但耳屬垣已也然爲蟲所嘬卽血之終不快意何者以體至貴而物不足償戰國策所謂以鼠首殉漢書雖得越王之首猶爲陛下羞之也於是爇艾香爇骨以熏之執羽扇麈尾以拂之而乘間抵隙時復相擾盎安適滔佚之情動於意態則彼且窺之矣故曰毒人乃以養人也若夫齊桓公夜半聞其聲閔其飢開蟲幬而進之此則夷吾之學本於楊墨而爲伯者假仁之端非人情不可近

慎獨進德君子之言　伊墨卿

與友人論龍鍾字義

昨偶話及龍鍾以爲草與禽名閣下爲之一粲蓋謂龍爲原隰上卉龔爲沙渚中雖有葱蒨即溜之形蒙龍[illegible][illegible]之狀爲儗不於倫也退而考之迺知閣下多識其名不欲厚誣其實將爲羣㝢張吾軍焉於是徵之南越志則竹也而非草也徵之洞冥記則石也而非禽也志云羅浮山有龍葱竹一名龍鍾在第三十一嶺非杜詩龍竹和烟滴露梢註稱蜀有竹名鍾龍者也丹鉛錄謂年老者如羅浮竹之枝葉搖曳不能禁持此竹之説也記云陽關之外花牛津有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

宮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後人稱龍尾墩此石之說也夫搖曳不自禁凡竹類然獨有取於羅浮竹者廣東通志云宋太守王公登山遇樵夫授竹筱一條長丈餘而無節或節長善搖故以況老者乎望仙石名爲龍鍾殊無龍鍾之狀意謂老人舉止笨重易下墜而難傍轉此石似之故有是名乎要之竹則搖動而不能靜石則累墜而不可轉皆老人恒狀而資暇錄謂鍾即涔蹄之所踐龍之行雨上下所踐之鍾皆淋漓濺灑議者多以爲迂然淋漓濺灑之狀固老人所不免也考隴種而退見荀子議兵篇註遺失也猶龍鍾埤

奮作蹤踵指南作儱偅又援筆攬紙龍鍾橫集見王褒書又北史李穆傳龍東軍士註猶隴種言兵敗披靡也又蹤踵見玉川子詩又集韻儱倲儜劣貌倂倲愚貌儱侗未成器也集韻又云儱倲與龍鍾隴種蹤踵皆狀其潦倒夫以潦倒釋龍鍾是又添一函胡語耳蘇林演義謂龍鍾爲不昌熾不翹首髮鬙鬆縣行不進之類黃朝英曰古語有二聲合爲一字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二合之音切字之元龍鍾切爲癃潦倒切爲老湘景雜記龍鍾爲字母龍靈連癃潦倒爲字母潦靈連老音義甚明視訓爲愚劣殘敗者爲允然亦難爲老人地矣考裴

晉公未遇時過天津橋二老人倚柱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將僕聞之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是龍鍾不專指老人言也且誕節之竹掉尾之石何必取象於老人說者謂其竹其石皆如龍狀而鍾靈獨厚異於凡品故云此詁經不改字之法也然則老人何以謂之龍鍾乎曰老人更事多善變化如龍識義廣善待問如鍾若然是繩之而非斬之矣曰龍鍾潦倒同義而宋武帝舉行止以劉穆之爲節度云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是潦倒爲醞藉何嘗爲麄疎不偶之辭卽謂龍鍾爲贊美辭何傷不然草與禽皆有名白頭翁者是眞老

人見矣未聞其爲龍鍾也閣下以爲何如

陶山文錄卷四

善化　唐仲冕　六枳

序

岱覽自叙

長沙唐氏新阡在陶山之陽岱西百二十里立於乾隆之三十有九年謹案唐氏之先與陶同姓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韋范氏亦其族也吾祖氏出晉陽唐初爲莒國公儉宋爲質肅公介南宋遷於豐城明客長沙於善化長樂鄉有田廬萬歷時始墓於鄉之師子山入縣戸世有隱德家饒於財好施與爲閭里望至先大父上舍

棕舟公尤長者好學屬先公石嶺府君於鄉賢李朗軒先生之門窮研性理敦實行先公乃深求三代爲學之要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患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其高明者以扞禦開悟逃儒入墨於是揭循禮體道契性達天切近漸積之功於制義中深發明之以爲時文者士子束髮從事先入爲主故其爲文精括軒豁使讀之者可以通經可以入道毋一義出時論翕然所著詩古文詞必衷諸道晚年客於岱麓嘗作遊泰山記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喻道也而躡屐而登亦復不易予登泰山者數矣監籍混施錢閱視

祠宇程作皆奔奏在公安得言遊遊乃自今日始是時也簪組旣謝風日正佳體便攀躋輿㳺趦僑乃御輿撰杖攜兒子仲覺及兩僕行出北郭遇一黃冠自勞山來鬚眉盡皤問之云崇禎七年生避亂入山今始出遊頗有道者步趾如飛追之弗及余廼歷天門𣗥萬仙樓酌䕶僊泉觀七十二君聾道憩五大夫松與兒子論廵望封禪事且論且行至十八盤陡絶如應劭所記勃窣蹣跚不能縱步然余行輙在兒子兩僕前經數盤輙小佳以待度南天門探白雲洞遂陟太平頂凭叠雲軒四顧負嵎羣山伏藏上譏造化者遊而河海形勢瞭然在目

一一指示仲冕使徧識焉道士進青精飯日下舂矣閱後石鴨特幽奥即謁丈人峯轉西天門下從北天門拳砌入天空山世所稱元君得道處也怪石冷泉靈蹤詭異疑有虎豹守闕猨鶴舞座庵逬徑僻凛乎不可久留乘月踏雲仍返穹嶽至則夜分矣五更起上日觀立東天門觀日出回禮孔子崖尚早坐呼仲冕而告之曰汝登山汝亦知學山乎泰山巖巖樹汝風骨山之邃邈安汝器宇山之廣博廓汝識量曉日初昇汝養平旦膚雲乍合汝作霖雨積之以自卑資之以深造毋躁汝氣毋隳汝志則至於山且至泰岱矣不然是大山之麓止而

不能升也小子勉之仲冕拜受而與歸塗紆道經石峪石坪夷曠泉瀑敷流石刻北齊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上有明人刻大學百九十六言仲冕素業古本大學進而問曰大學節邪抑殘缺邪余慨然曰此宋儒所謂經也格致補傳與古本專責誠意者異夫物有軌範知當擴充誠意者格致之內功格致者誠意之實踐即如余年六十有四一日之閒登岱四十里往返後石隝亦三十里而筋力不憊者遊興暢洽故也誠意也周覽椒麓則格致也不寧惟是山亦有然其起伏向背者格致之情狀其扶輿淸淑磅礴鬱積者誠意之端倪故曰不誠

無物此小子所宜沈潛偶於登山焉發之因書之以為記居無何還湘西老屋乃注今文尚書古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年八十猶手自錄訂注儀禮未成以屬仲冕仲冕幼稍通敏父兄教之經皆成誦壯遊四方學殖將落自惟孱昧不克績成前書別為儀禮蒙求十四篇雖義本過庭而辭入里耳矣先公以乾隆辛酉舉於鄉戊子除平陰宰平陰者水經注云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濟河會於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字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

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也平陰居萬山中地嶮臨草竊伏匿爲居民苦先公至則窮其根株痛繩以法三月而外戸不閉與民言慈孝友恭之誼訟者感泣自毀其牒進子弟之秀異者親爲講授邑有雲門山石中階礙泰山將作機採之先公以累民力爭得寢民至今謳思之邑城久壞修繕完固民忘其勞先公於庚寅臘月移官昌邑而先母氏諱卒於平陰官舍先是先公自邑之郡輒經

陶山相其陰陽指爲瑕疵後二年罷官益貧不克歸母櫬先公曰齊人愛我如父母乃命殯於此山之陽母氏事先大母彭最孝大母性嚴肅侍養者屏息不敢出聲母氏獨能得其歡心臨終謂先公曰事親如汝婦可謂孝矣母氏勤儉雍睦族黨式之教子義方無姑息愛至官舍日率婦婢紡績不輟其葬也平陰肥城兩邑士民相率助庸穿壙負土成墳壙在山上山至嶮峭不可炊汲從麓至壙詰屈四五里壙又石槨天成堅整無斧斤鑿所入僅得分寸工徒登降傳餐日夕胼胝無怨色槨當前和開一洞穴紺砂中滿舉鍤除砂適足容棺推棺

入穴仍以盤石扃合如故棺初上山頗以攀陟為危乃舁輦紼者數百人齊歌蒿里蜂擁蟻附登躋如雲無少軒輊非先公惠政先母氏懿淑所感曷由至此而風俗敦龐鄰里匍匐為人子者能無雪涕稽顙於數百人之前乎此甲午年夏四月事也其秋仲冕舉京兆竊自悲歎生無毛義捧檄之榮歿無郤詵輿柩之力徒懷蔡順圍冢之泣媿乏林攢作闕之祥昔孔僖卒葬臨晉其子長彥季彥皆十餘歲曰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於心何忍遂留華陰仲冕顧附二稚之義因以陶山為氏歲在辛丑守令生儒延主泰山講院乃得以束修

所人當淵北天和觀之東置宅一區祭田三十六畝葺茅屋三間爲白雲丙舍置挂燈巖之南啟北窗則見兆域矣然先公年七十餘猶教授里門乃間歲一歸省嘗甘旨至歲己酉即世遺命若曰漢袁賀早失母其父伯楚病困敕使留葬侍衛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昔人以爲淸高兒曹識之因葬故鄉之梛朮塘齊楚相違三千里雖合葬非古而展墓有期致多乖隔祖宗祠墓所在兄若弟若諸子任之仲冕當率妻子躬耕陶山之陽以終身焉癸丑春成進士釋褐除令將之吳中懼由是拜埽之疏

曠也假道於肥攀條設祭記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禮之此之謂禮終他日需祿稍買山田便當返吾初服棲遲岱畎守墳墓蒔松柏與田更野叟追話先公遺愛岱下諸生復相從講學述先人之志業於願足矣廼作陶山賦以見志其詞曰維濟北之東郡乃岱西之南支越三布之前步循五道之逶迤鬱蔥度金牛之穴句盧橫威鳳之枝倚孝堂於郭巨闢幽洞於鴟夷蓋縣本肥而始建山以陶爲最奇也昔范少伯佐越句踐沼吳計成相齊名顯變姓開行挈家重趼謂地擁乎肥河將物饒於岱畎于焉治生足資富産養魚有池牧羊有

棧致貲百萬能聚能散固計研之餘術實林澤之沃衍是山也巋然特起峙於平陸學岱宗之巖巖環羣峰之䗶䗶小山爲宮大山爲蜀其上平天而冠整其下蟠地而鍾伏石削成以橫嶺土墳墳而附麓七十二洞竇繚曲玉几金牀可凭可宿東崦則十二重樓夷光之榭臺築焉西崦則幽棲古寺朱公之隹城卜焉泌水發其源澗泉遶其足濟北貫而淪漣汶南襟而波屬山峻川平縱橫極目嘉禾遂生豈惟畜牧木則白榆翠柏果則文杏緋桃柿垂垂而葉赤橐籥籥而香飄春原肥苜蓿秋架蔓葡萄慈烏鶺鴒將翔將翺仙禽時集惡鳥無號

蝙蝠飛於巖穴絡緯鳴於堂坳匪徵異於物產亦藉鍼
於土膏左通橫嶺右控榆山長城爲障防門爲關自盧
河而達郡恒經過而仰觀日吾先君之宰平陰也戢貪
暴卹煢矜鋤根莠培芝蘭雉雊於野犬氂於閭寢工作
於雲石靖綵役於墉垣望茲山之旁魄隱有合於形家
之言於後金萱乍凋銅綬亦解歸櫬無貲表阡有待大
人乃謂牛眠可卜馬鬣斯在邑之士民聞之咸願率錢
負土助我貧宰破石得椁起墳成嵬惟予兄弟深抱譽
皐千里悺咨終身泣灑越今二十年矣終天復痛於椿
庭台萸難返於湘水往來齊魯之郊卻暑荊楚之里愧

夏畦之有依傷春暉之長已守邱壟以難期指松楸而至止山嶔巇而風高洞邃邈而雲起留連絶壑緬懷前軌未嘗不歎范子浮家徒爲智士郭君葬母乃眞孝子也重曰陶山之脈祖泰岱兮自陶朱公善舉廢兮家世儒素躬負耒兮幽窔是營愁穮穖兮石窔天成異金穴兮繼世牽絲守冰雪兮展墓愴懷辭鄙拙兮少游有志題巖巢兮仲覺自徒跣葬母以來往來岱下前後餘廿年主泰山講席者三年其時泰安黃大令鈐屬修邑志名山大川邑之望也因與郡中學士大夫諏訪前喆遺文祕籍圖冊典章證三觀七十二峯之名狀溯環泮滦

三谿及大小汶之分合下至云亭梁父社首徂徠諸山岡巒延屬疏其根節頗爲詳晵志旣成深惜蒐采之勤與登覽之周未能徧錄支山之在他邑者弗入焉盖志邑體例宜爾也憶兒時屢夢登一大山與熊湘間山絕不類後隨先公榆山任泰山在其東百八十里未能至或望見之歲在癸巳先公解組遊岱得撰杖屨侍行屐齒所涉迴如宿遊一凌絕頂宛然髫齡目中故物也及居山齋嶽色近接窗几興至輙登凡山之椒麓背腹陰陽闔闢支絡斷續往往縋躡幽嶮以求之獲昔人所未經是不可以無傳也且懿氏㞯叜之山實惟岱之右麓

邃絶鄉關恒懼失墜張懋作誄樵寔勒銘顧惟檮昧不
任表章庶幾寄名岳爲附庸分日觀之餘照林巒旣顯
阡壟亦存雖然經山脈水邱索遺文喬宗鬱采雅頌揚
休蒙也於古作者無能爲役惟是徵夢童齔永懷明發
目所周覽手爲追摹記見證聞命之曰覽敢云名山著
作哉揚子雲云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
歊蒸且夫闕井膓者不足以窮象緯履旄敎者不足以
類方州岱爲時邁所先
帝者之上儀豈緜生所能測竊念臣爲刺草典重苞茅
雖不克臚擊壤隨屬車猶得襥被躋攀翹首

天章及

詔告儀物之昭垂者冠於首編以志庶民近光之忱

大觀在上衆山皆小煌煌乎

作覩之鴻烈而非區區遊覽之美談也說文覽觀也從

見監聲徐鍇曰監臨也義取諸憑高而視下也於是輯

原岱岱禮岱廟爲總覽三輯岱頂岱陽岱陰爲分覽七

輯岱麓降禪諸山大汶及徂來新甫靈巖琨瑞爲附覽

六輯岳牧文獻虞衡齊蕃爲博覽四終之以陶山自叙

爲叙覽一皆溯源竟委自上下下旁及枝附因以曼衍

而要其歸於陶且叙所以編纂之次曰

跨海而來巖峙北戒羣山稱宗萬物相代陽嗇陰齊汶
襟濟背峯崿參差周羅無外中野鬱盤絕頂雄邁東南
遂邈西北陗隘金石千圭詩章百輩乾端坤倪宣於泰
岱作總覽一

逮昔虞巡燔柴肆覲成周懷柔薄言遠震於皇我
朝重熙廣運有卷者阿與山齊峻吁惟秦漢典禮淆紊
開元祥符匪驕則吝越數千年
皇極是訓攷度求章宣昭義問作總覽二

禮覲三公德爭五帝立廟負山重闔鉏砌
欽賜青圭鼎脣告祭淑明爲宫炳靈其裔扶桑崢嶸披

袁茂驗柏漢槐唐列左右衛道參前榮環咏別第詎比
靈光漫誇瓌麗作總覽三
天柱峯高石如揹斑日觀月觀左右差等碧霞靈幽白
雲溟涬愛身腑峨望吳清迴篆失李斯文殘蘇頲漢碣
唐碑蟠螭列鼎石禹南馳丈人北挺環四天門曰太平
頂作分覽一
南天門下飛龍翔鳳歷對松山望朝陽洞御帳飛泉煙
深雲凍壺天足憑石經可諷維彼紅門雲程初邗嶺看
虬飛泉招鶴捽山城百雉迴殊市閧南郊墠壇經唐閱
宋作分覽二

崧嶽迤東延坡橫倚東豁發源勢分梳洗摩天屏風鄣巒特起堰嶺西流艾峪東駛歸田謝過緬懷前軌漢作明堂荒煙遺阯澗渚環匯河名十里紅亭奉高遺蹟堪紀作分覽三

水出石後竹林西河上接三尖丹穴之阿下踈淩漢青嶂綠莎投書香水遺韻冲和傲來附槃扇子嵯峨龍池瀑練懸影煙蘿石峽暢流橋與奈何林壑明瑟清景獨多作分覽四

北門阨塞曰獨足盤嶺翔雙鳳峯誌兆觀黃華蓮花玉女瑶壇符城雲暗石壓松寒洗頭盆上虎踞龍蟠瀨張

何在明月團欒大小冰峪終古巑岏幽人逸士宜此盤

桓作分覽五

天𡢃雙炳分水兩歧惟周明堂天津邃之谷山玉泉黒

闥金綠仙臺長城橫互北匯青山翠積黃㖀星馳石釜

有底金井無涓津拱巖洗壟汝之陂古靜封鎮著於豐

碑作分覽六

桃峪濫觴其汝曰泮分爲中川東流得半紅雨紛紛碧

花粲粲清風嶺旁問元都觀禰負美倪雁行魚貫雲臺

若拱筆架如案峻嶺西橫長城北扞翹首白雲墟墓生

歎作分覽七

禪祭小山高里社首介邱石閭恭承縮酒亭亭廣禪石門水口梁父梁陰摧時之藪柴有云云禪代凡九肅然安在東北大阜長山有賢典禮是守我客布山緬懷艮友作附覽一

汶源有五其義曰柰牟嬴北柴合為大汶舊由堈城坎河流順明開會通戴邨置洑遏而南流旺湖濟運入大清河故道可問山下出泉利宜疏濬汶因岱傳弗及旁郡作附覽二

尤來幽岨祖徠昆新竹谿鳳尾松嶺龍鱗峪稱磔石峯號貴人映佛懸乳隱仙隔塵蕥山尢化經石粼粼六逸

遺躅清風樂貧講書讀易千古長春惟黛承旨與石嶙峋作附覽三

新甫爲宫花攢蓮萼兩巖若屏三峰似削上雲衢岫下毬杖壑天門額敞石梁胥絡孤寺柏横雙塘魚躍春榜淵涵秋千索莫望仙有臺茂陵所作何如閟宫萬民是若作附覽四

方山上平曰證明龕獅峯象嶺窣堵名藍泉因卓錫紀瞿曇松曾摩頂石尚點頷雨花暮靄佛日晴嵐水田金縷長傍茆庵明孔山北神寶寺南幽勝何似月映寒潭作附覽五

琨瑞金輿蒼椒翠麓環錦陽川稱朗公谷寺表神通浮
圖精矗玉水琴泉味醴聲鏡峪涌海螺山分靈鷲錦繡
錦雲帶繞山腹至渴馬崖濺汋洞泧爲濼爲濟岱之隈
輿作附覽六
堯讓四岳許由避辭舜世八伯曰陽曰儀魯南齊北枕
履分治李固韓韶守令之師都尉雖罷營壘猶遺侯摯
扼嶮高嶼定危唯包孝肅以令立祠除而未湓至今民
思作博覽一
維岳降神首鍾和聖長山林子知禮定命越石徂來學
宗孔孟師孫友胡後先輝暎還樸淸醇靑巖持正亦有

隱淪墨名儒行文獻昭垂於斯爲盛右史左圖益資攷證作博覽二

岱畝絲枲鉛松怪石卝玉狪珠空存載籍墨龍堪寶硯蝠誰擘所可紀者秦松漢柏藥自充籠花應遶宅白練紅娘山饒羽翮珍奇不貴物滿林澤聊注魚蟲用勞採擇作博覽三

岱爲東鎭實叶休祥石徵興廢火兆陰陽即有神異禍善其常府君祭酒斷屬賢良出雲見怪浩難測量自古有之萍實羵羊蜚狪匿跡刀鏡潛光允矣靈府變化無方作博覽四

昔在弱冠葬母陶山先公德感父老涕潸助成孤壟近
接層巒雲封在望風木徒攀亭瞻集鳳驛接翔鸞墓門
還往講席纂編書傳喬嶽志切荒阡楚黃巳晚汗青多
殘作敘覽一

凡岱覽尊
聖製紀秩宗弁諸簡高有融乃胎艮藏神震青上自巔
下至麓陽闇溫陰翕肅隅周四體合六妃顯位媵支川
擁閟頌贊梵禪麗者峻美斯傳稽肆覲備惇史靈獨鍾
物難紀德揚詡詞俶詭詞俶詭意婉約述終篇感旁魄
篇之終始所託草創於壬寅歲之日南至人事蹉跎記

載粗畧迄癸丑秋仲歳一周矣廼復依暹丙舍緝校闕譌獵微蒐博謹次首編七目録四覽二十有一圖十有九分綴金石刻七百七十六通昔賢藝文七百六十五首皆胥鈔而不敢作呂氏春秋云伯牙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蒙葢有志而未能似也彛之僎衍以俟中區元覽君子要删焉

岱覽爲太著作是序亦大手筆也合遷史自序班書叙傳之例淵雅博奥自成一家周希甫

海州志自叙

長沙唐仲冕曰方志之久而不修未有如海州之甚也州志自順治十七年至今百四十四年沭陽志自康熙十三年至今百三十一年文獻無徵可謂曠遠矣惟贛榆志修於嘉慶元年然其書一本康熙十二年俞志之舊而增附以近事中間由淮郡改隸於州前後各數十年猶之譜系能溯高曾以上而祖父以來反無傳焉則亦州志闕略之由也我

朝休養生息累洽重熙民生不見兵革官吏無驛檄扞圉之勞且改置專城同於列郡麗吳會文物之地非遐

陬僻壤可比而考風問俗曠百年而無編何哉豈官斯土者盡刀筆不能文將日拊循荒瘠未遑及此歟盍由國家道一風同有司奉法循職無殊俗異政之當書無驚見駭聞之必錄安常處順歲月滋多是以春秋戰國記載浩繁而文武成康之世登於尚書者僅數篇而列侯無聞焉於此亦足以見太平無事之日長也雖然周官以職方綜山川土地人民財用五穀六畜之數使同貫利又有形方土訓匡人撢人各循其地俗所宜忌以爲政教盍其詳哉今一統志采於省志省志采於府州縣志使府州縣志弗修將何以達於省而上之

天府哉不寧惟是又欲使居官者視已成事因地制宜取其近時而俗變相類道通而易行也況夫德行道藝書於鄉老鄉大夫而孝弟睦姻有學者則書於黨正閭史㙚爲善於一鄉未必能及一國爲善於一國未必能及天下所書各異其爲不没人善則一也故一統志視省志爲簡省志視府州縣志爲簡非略也體則然爾使其善未合於省郡之書而州邑又無載籍不幾湮没不彰而阻爲善者之心乎海州自

國初以來脫離明季震蕩凋殘之苦賦役均減如獲更生賢司牧又能籓城郭滋戸口修水利勸農桑至於分

符置屬使北贛南沆環護後先復隋唐東海郡之舊淮徐之間隱然巨鎮矣其沿革損益致足述也又其民俗敦厖雖無鉅人長德顯位殊勳著於旂常竹帛而篤行之士孝子悌弟貞婦流傳於父老之口者殆不乏人而皆無志以書之寖微寖泯吁可惜也余以嘉慶七年自平江權知州事因閱劉志零編錯簡讀不終篇志作於裁海之後往往侈說雲臺靈異以圖復山而不知其詞之誕也然原本張志積有論列雖殘缺失次抑亦坤乾夏正乎是年小被隫潦力請賑貸初建石室書院以育生徒欲事纂緝猝無餘閒明年入都被

旨拜眞始得畢石室書院之役而甲子河之工又作矣
差幸近歲小稔衆志翕從州人士請曰公嘗謂州志當
修今百廢具舉而志乘闕絕其能緩乎余乃遐搜舊聞
博采輿論而解生國琪出所藏張志原本辭尚體要足
爲繪素參之以明宋祖舜
國朝高成美淮安府志及康熙中州人陳宣續志槀皆
未改直隸州以前之考證也其後則有乾隆元年之江
南通志州人趙開裕續鈔志稾李普元增修顧乾東海
志稾近時沈生祥恩海郡文獻拾遺喬生紹傳本其師
湊進士廷璡所著朐乘爲古朐考略雖互有同異而網

羅放佚亦得失之林也雖然凡志之修舊者仍之新者補之而已耳州志則前引東海一郡屬之朐且濫及於瑯邪下邳後畫郁洲一山入於海更何論乎懷仁厚邱今將考治朐之始東海置郡之年以裁其枝蔓則討古爲難又從復海之餘兩邑附屬之後而述其顛末則諏今亦不易余素尠學識僕僕簿書牒訴期會舟輿之是從其不能率爾而操觚也審矣所賴僚友多賢博士諸生問學研摩討古以正史爲權不必借才於異地諏今以五善爲準惟期辨物於同人凡因造之廢遷利病之迭易輕重遲速之殊方與夫前言往行潛德幽光必皆

審端竟委度義愬情無徇衆說無憑私見無怵於威利
而睽於物則舉一州兩縣百四十餘年以前之陳編重
加釐正百四十餘年以來之掌故不憚蒐羅雖摶𢹂與
挂漏二者均未免詒譏要其用心亦已勤矣舊志多仍
明本明以前頗有益損其載筆雖詳者以今嘉慶十年
爲斷溯而上之自
國初始
海有神山
帝命作鎮州有循良
璽書是訓恭紀

宸翰第一

於皇

湛澤溥及海隅謫租賜復史不勝書亦有寒畯困於賤

姝廣開芹藻以勗師儒恭紀

恩綸第二

國先畺境周知廣輪合而作者李公遜春析之爲三豈

有分民覽其畛域如掌有文作輿地圖第一

名山大澤郡邑之表海不可圖其山則好胸山東門郁

洲南島贛榆有山聖賢所造韓山建陵沭陽是保厥山

嶕嶢厥水縈繞薔薇六塘功利宜考沙河沭河兩邑環

抱圖其大者事異幽討作山川圖第二
面山背海屹然城郭紀鄣中城有備無惡各設廨宇水
衙所作壇壝館舍存其大略作建置圖第三
贇序宮墻巘巘巘疆石室旣敞濟濟升堂逮於屬城鄉
會相望作學校圖第四
田賦版圖簡牘可省兵農亭戶錯雜宜整斥鹵分場鹽
官畫井毋忘舊章以息爭併作食貨圖第五
海不揚波亭障猶乘西海東海爰建兩營騎卒舟師克
壯干城作海防圖第六
表瘵地里封分禹甸爲莒會疆著春秋傳秦皇樹闕漢

世列縣南宋郡僑東魏州見隋唐宋元獨當一面胸海
既裁漣水先判領贛隷淮明制始變我
朝雍正方州迺奠作沿革表第一
蒙羽其藝大事宜紀銅馬帝興謝祿山屺典午陸沈天
水南徙垣以勇全魏以忠死倚爲長城著於青史勝國
無政四郊多壘遭際
郅隆謹書
望祀作紀事表第二
太守刺史時有軒輊今爲州牧副以丞倅其下令長屬
以簿尉典制攸殊期於撫字文學博士鹽鐵諸吏至於

軍伍皆爲民衛職存名亡不繫祿位諏史訪碑朝籍方
志依代分編爲題名記作職官表第三
進士得人鄉舉薦拔明經入貢科目並列國子貲郎選
人可謂王官儒官稍殊衣褐六品告身三考筆札雖文
無害授職微末武舉甲科武階旌節材勇並進遭時顯
達封親蔭子彰其閥閱作選舉表第四
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聖朝曠典殷仁並榮
賜諡入祠雖死猶生忠臣孝子義士耆英祥衍七葉人
瑞昇平下逮閨閣盡養懷清女子未字亦孝亦貞咸邀

寵賚綽楔街亭或格於例官顯其名作旌獎表第五

考占星野尤別畫域漢志旁摟晉書精核僑郡實土紊於南北元和元豐圖志可識今

大一統民人社稷形勝雖強不言阨塞風俗雖殊一以道德物變必臧先知稼穡聊存梗概以蕌吏職作輿地考第一

山能毓材水能澤物山疏向背旁漸蔥鬱水泝源委河淮瀆渤修其利者豐草是茀明德遠矣流風未訖我思古人媿我簪紱作山川考第二

王公設險官吏聽事無謂崇墉疎於繕備無謂傳舍覘

爲信次保甲難行野多橫肆馬政旣裁郵觧急遞利害相循興除匪易作建置考第三

丁不加賦人稠食寡田屢減則暵高潦下市無雜徵爭事魚鮭地已爲腴農不在野

蠲緩頻施解支如寫旣備常平復備鄉社鉤覈計籍封識空扃鹽課素饒亦擾害馬相彼牛羊誰歟牧者厚廩祿米勿蹈虛假作食貨考第四

旣富方穀建學爲先廟堂仰止俎豆秩然師生有室有稍有田書院旣作講習以專爰置小學舊館所遷懷仁懷文儀羊存焉修舉弗墜貴在後賢作學校考第五

禮重事神祠官所主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先農厲壇蜡
臘田祖火帝龍師城隍后土新秩文昌舊享神武名宦
鄉賢各建堂廡忠義節孝殼我士女有舉弗廢惟德是
輔作祀典考第六

海干有薇水陸專閫碁布星羅防護維謹承平日久游
手執肴本以衛農或致爭忿平其薄厚約以繩準軍丁
徭役豁除殆盡千戶遺黎生聚隱賑裁海復山歲月已
遠書之於策不忘數典作海防考第七

傳推名宦守土牧宰安攘戢康教養樂愷不名一錢不
避葅醢史册所傳輶軒所采從事幕曹佐治寮宷政類

桐鄉覩同畏壘博士祭酒將領背嵬頗著聲施式亟模

楷作良吏傳第一

海邦多賢别裁旁證列傳大書冠以先正安漢以來文

武竝競立朝有節治民有政見利思義臨危致命远古

名臣詳其氏姓臣無二心士有六行博學著書隱居適

性一節之美可歌可詠惟張與徐堤志持柄歧爲外篇

協於公評僑寓之良材技之勝下逮方外兼資考鏡作

人物傳第二

士行旣彰女德尤茂季漢前明兩朝妃后賢母淑媛坤

貞閨秀慷慨從容不遺副遣諠有殊尤表爲傳收彤管

有煒音芬是懋作列女傳第三
東海著錄斷自梁陳代有作者其書僅存明之楊張
四庫所甄餘子矻矻藏之名山作藝文錄第一
立石刻石始於先秦唐隸宋篆題勒如新肇以人重惟
張忠文亭識乘槎洞記歸雲刖蘚拓墨訂譌存眞鍾鼎
泉布𠔥釆備多聞作金石錄第二
海廟既荒鬱林巳夷雲臺三元遐邇禱祠行道有福造
物無私梵宇仙館緇黃住持作寺觀錄第三
黃兒誤疏孝婦尊賫傳聞異辭封樹由舊田橫仙埠存
疑正謬賢龍名阡無俾蘇𢄙傳彼一抔誠不以富作冢

墓錄第四

祥禨無常惟德所召神怪無方惟明所照厄辭擬義折

衷典要作拾遺錄第五

志始無聞修輯斯傳如何曠佚甲子三遷曰余弗文邦有仁賢表州聯縣綜爲一編爲綱者六曰紀曰圖曰表曰考曰傳曰錄綱既立矣條目分焉尊

朝廷則爲紀二審形勢定規橅以章法守則爲圖六竝時異世殊事同科則爲表五地利豐儉民生休戚禮俗政教事神保衆之道詳求順施則爲考七居官以愛養爲本自搢紳至於閭門皆以行誼相高則爲傳三筆札

之留詒墟廟之哀敬亦足以覘風尚而奇文逸簡參互考訂則為錄六凡目二十有九為子目之附於目者百一十有三而以昔賢所著文章有關風化者各從其目分次於篇言念前志什一所存原其載述之體以為椎輪俾後之君子知今日論考遺忘匪創實因作敘述錄第六

書始作於嘉慶九年甲子之夏五成於明年之冬十有一月命之曰嘉慶海州志方當就正大雅以埀海邦之典籍會史館續纂會典下其符於省郡徵采僻隱江南通志亦置局增修於是促付剞劂獻之大府備裁擇焉

方志絶少善本惟秦中數州縣志最爲簡嚴有法余
官西安時嘗備致之然亦頗爲重修者所亂是志體
例精審詳畧得宜對山渼陂不能專美　王述庵先生

葦杷塘詩敘

葦杷塘者在長沙城南十五里其塘爲二有山環之葦塘抵其陘杷塘當脅如壁之好稻畦如肉而宅其西塘田皆前橫曰余苦僦屋挈挈門人張子伯思居邇於此寓書云山雖峛崺於吾子性情宜屋雖卑庳於吾子寢興宜田雖确磽可支一月暵力耕穫粟二百斛十人一歲食猶贏也其值適與吾子槖中金相當因由其家循山口入至松庄茆屋卽今松房別墅見對宇數椽隱隱叢薄中距數武耳然必遶歷數百武乃至則以杷塘爲之隔也宅亦如之中唐方廣二尋入門莫識其堂房箱

个庖湢所在山皆有廧爲畛廧以內無它姓尺土淆錯
韰而售之迫歲杪卽徙挈輿器居焉初余旣除服將擇
里以周易筮之遇履之隨貞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悔
曰覛履考祥其旋元吉朱升註云考祥爲父喪祥祭上
九爲乾父之終將以復寢父没觀其行乃大吉也噫命
之矣夫其夷無礐确一拳石必取之他山倘所謂坦坦
者耶路透迤蜿蟺如入洞窟周如城郭倘所謂其旋者
耶居數月門外無車馬跡非專問吾者不逕山廧內遠
於都市束脩壺酒往郡城乃可得非所謂幽貞耶昔先
君子名堂曰果菩齋曰克已嘗手鋟楹板曰克已惠嚴

須從難處去克爲善必果勿以小而弗爲爰規其面午之室爲果克堂懸其版於兩楹堂之東簃別爲齋曰果克山房以體視履考祥之義西箱曰旋元个其南有室如舟兒曹讀其中名曰問津船又南曰南圃吾兄相其陰陽於舊門外置欄干以土苴爲環堵因曰苴軒軒東有園圃之外度二塍則爲耙塘矣耙塘東北爲松房別墅佃客居之墅有茗柯町町後松外有篁柴山房後落爲牡丹鳴鳴郤略爲苔樧崖崖南之傍南圃者竹坡其上亦有篁柴耙塘尾有祝稿灣平田井田首有遂以通水道其可登陟耶衡西至熊湘嶽麓谷山東至昭山大

石嶺吾祖宗邱墓廬井所在者則葦塘尾之師子岡也岡爲界牌嶺之一巒吾父葬師子岡相距三十里隱約可見故名客有持籌者曰子之貲盡於是而已乎將爲子秤薪而炊數米而爨猶不足也子知之乎計子不稼不穡佃租不及十鍾而家食米日三豆不及十月而穀盡矣輸將祭祀賓客慶弔酒鹽藥餌之費不與焉諸子之林木灌莽爲薪蒸不給一年當買薪炭茗三摘歷二三觔當市茗無桑柘以蠶以織當市布帛之數者將安出子乃以爲菟裘耶易曰履不處隨无故子其勉之余笑曰二塘一井之水浚而甘也可飲也園圃之果蓏芋

疏時而熟也可茹也婦女紡績大布龕絺將三歲一易也可被體也蒦稻挫糟爇萁漉豉剻雞呼豨以爲賓客問遺之需也可粗具也若夫床席有容風雨有蔽圖書筆硏之屬有度也可以寢饋而吟誦也倦則倚軒臨池上師子岡竹樹林泉雲烟峯岫江濤檣帆之在望也可偃仰左右而得之也林無鴟雅惡鳥聲覗睆鉤輈鳩呼雉雊與蒔田芸苗舂相機軋伊吾之音相唱和也耳目皆有以自娛也履和而至隨動而說又安能瑣瑣戚戚效多錢足穀計哉别其地志以名而繫之詩

田園風景䙡縷紀存栩記陶詩文情逼肖 秦小峴

小學續編序

古者小學在公宮南之左里黨則門側有塾皆爲未入大學者設其教法如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之屬皆是物也年十五而入大學則於格物致知之中實以誠意以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灑埽應對可至於聖人固終其身於小學而不能外者也漢世訓詁學盛以六書爲小學而小學亡矣朱子慮夫蒙養之功之無所循習也於是作小學一書分內外篇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三者述虞夏商周之書以爲之綱稽古者紀三者之實周以前聖哲之行事也外篇有

二嘉言採漢至宋賢者之言善行摭其行皆以立教明倫敬身分類詮次使學者童而習之多識前言往行浸漬於心胷而發於動靜語默上之可以作聖下之亦不失爲寡過吾先君子之教子弟後進必以是書爲先而吾兄鞠溪先生仰承講授沈潛其義至老不衰嘗言内篇固無可加外篇則自南宋以來名賢言行足相發明者正復不少乃取宋金元明諸史擇其與原書體裁合而理藴多者分補於後以爲續編鉤纂提要叅互考訂簡而不漏繁而不支或理居事先或意在言外期於懲勸以闡前訓以牖來學嘗讀

四庫全書目錄云以朱子集中癸卯與劉子澄書考之則小學實子澄之類次猶通鑑綱目出趙師淵手也是知編次由子澄而折衷至當則本於朱子故其義法爲不可易夫勸懲之道遠事不若近事之詳所傳不若所聞之切南宋後視南宋以前所聞爲較近烏可以不輯錄乎編成余受而卒業焉因付之剞劂而爲之跋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八字單行千古　郭麐讀

儀禮蒙求序

疏云周禮是統心儀禮是踐履外內相因首尾如一又云儀禮亦名曲禮儀者行事有威儀曲者行事有曲折葢節文度數所以範人於軌物者密矣然一升降也忠恕寓焉一飲食也誠敬通焉朱子謂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愚謂儀禮乃所以率循天理之門徑也故冠爲修身之要昏爲齊家之始猶易之有乾坤也由是出而拜獻則有士相見鄉飲鄉射之儀至於燕與大射所以禮之者篤擇之者精聘食彰浚明之材覲禮表亮采之懿而天子之平天下者端序亦見若夫慎終追

遠則有喪服喪禮虞與饋食諸篇詳哉言之由士庶以至於君公由生存以訖于死亡莫不纖悉具嚴人道備而天理著矣雖小學也大學該焉古之列於六藝而教于樂正者此物此志也後世堂序冠弁尊罍之屬與古殊既不可見之行事而其爲書或一二字句或數十字句有文無義則又未易成誦夫以不可誦之文考不可行之迹無怪夫學者之望而生疑覽而輒廢也昌黎苦其難讀而云惜夫吾不得揖讓進退於其間則漢徐生善爲容爲善讀儀禮之法莊雍容俯仰以求意義之所在又何患讀之不熟哉今戴記中有冠昏射燕聘義及

喪服記傳皆發明此書者然舉其大而略其細若注疏則繁縟矣乃以義會詞各成一篇使文從字順便蒙誦耳若謂由踐履以窺統心則吾安能

石嶺先生曾有儀禮補注刪疏之作未之得見今吾師此書融會貫通不復若其難讀視檀默齋儀禮口訣尤為不支不漏其所得於庭訓者深矣 許桂林

家塾蒙求敘

古小學見漢藝文志不知佚於何時考亭蒐輯大小戴諸書及史傳語錄爲內外篇聖功也而伊川先生言作詩述教童子之節較古詩易曉令朝夕歌之乃見意趣殆管子弟子職一篇之遺意乎宋以來有三字經童蒙試讀卒未竟輒棄去李恒齋先生廣之其書僅存余端憂課讀追念先君子約禮守身遺訓弗克負擔涕零汗浹不忍忽忘因思四言爲詩之權輿而曾論弟子章爲千古具訓蒙士之要義迺本程子大意撮朱子兩篇所錄發庭訓以闡明此章之義且綴小學紺珠之類以博

其趣命曰蒙求存之家塾昔唐末李瀚有蒙求一卷類積名物以供獺祭然疑於點鬼簿㢤非所謂以先入之言爲主者也是書都爲三卷凡萬四千五百二十八言計日誦百名者半歲已卒業而畢生之德藝略備亦或有當於約守乎同齋張牧庵素審於點畫反切爰共疏注証音務利脣吻以便小子與道諷誦云爾

此書非特有益童蒙雖終身焉可也小子嘗爲之註刻於揚州徐朝俊爲旁訓刻於松江王晚聲中丞携至閩刻於漳州㢤誦習徧菽林矣 許桂林

刻宋南嶽總勝集序

吾家距衡山二百里而遥嘗以秋八月爲親祈年重繭山下頓首嶽祠其後復往禱登祝融峯欲作一書紀其勝以贖岣嶁太史志頗詳且衣食於犇走未遑也然先人邱壟皆在衡山支麓桑梓松楸極不忘焉泰山之麓則先君子遺愛長留先慈窀穸所寄余又曾爲書院主講是以蒐輯成帙名曰岱覽然積十餘年而其書未敢問世蓋山經水志編纂爲難況又簿書鞅掌乎頃當量移海州聞其俗樸政簡或有餘閒卒成此書亦未可知而衡山之書則非歸田後躡屐懷鉛摩以歲月不能成

也適孫淵如觀察以宋本南嶽總勝集見示向無善槧因急付梓以廣其傳余作吏江南十年矣非特鄉國雲山遠在二千里外即岱下林泉疇昔負土安硯之地曾不得一伸拜掃載訪朋儕儻許抽身就閒往來衡岱之間既以訂岱覽之闕遺亦將以是集與曠志參考而成衡山之記載矣是則余桑梓松楸之懷所欲遂而幾幾乎不可必得者也付刻緣起詳孫序中其欵式悉仍宋本之舊

衡山記載宋有尋勝證勝二集與總勝俱見史志總勝既與岱覽並傳尋證二集亦當訪出以廣勝緣余

旣爲序是刻矣名山之藏續有所得行將濡筆以俟

孫淵如

重刊六如居士集序

嘉慶六年嘉平月重刊家子畏先生集成因爲之叙曰吾宗以國爲氏自前涼陵江將軍輝徙居晉昌其曾孫瑶諮偕爲晉昌守諮子揣瑶孫褒皆封晉昌公褒來孫儉從唐太宗起晉陽封莒國公圖像凌煙後世或郡晉昌或郡晉陽皆莒公後迄宋皇祐爲侍御史介以直諫謫渡淮至明爲兵部車駕司主事泰死土木之難子孫分居白下檇李閶玨籍富順珪籍益都其季子瑾乃籍豐城子畏先生葢白下檇李閶近派仲覓則自豐城分支者雖譜系難考亦同出於兵部公矣先生才名冠世

人豔稱之而落拓不羈或爲方領矩步者所不樂道余讀其傳考其行事裒輯其所著文知其寓氣節於風流與俗所稱有文無行迥異其被黜禮部也人謂徐經本富人而程篁墩愛先生才或不免有鬻題事迹見沈宗伯德濟題畫像記據孝宗實錄辨之甚晰數百年疑獄始雪第當時對簿不屑置辨故甘以廢黜終耳先生爲文自言後人知我不在此其集致多散佚余得袁中郎批本四卷及萬歷間何君立本二十二卷輯而刻之補之以家藏山水畫端詩阮中丞元黃司馬易所藏墨蹟王太史文治邵茂才縣趙上舍翰魏茂才標所見詩篇

且刻其制藝畫譜而孫觀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詩一卷韓封君是升有明天啟間周廷儕所臨畫像題跋并采錄外集都爲十六卷遺文軼事亦稍蒐羅矣然傳志稱先生窮研象數律歷揚馬元虛五遁太乙諸書以余所見周髀算經中有先生辨證趙君卿甄鸞諸人勾股法數十條最爲精核則其著述之弗傳者又豈少哉其墳墓一在桃花塢一在橫塘桃花塢有明胡太守纘宗碑橫塘載在方志今並修之余以同族來宰是邑既修其墓刻其遺集欲求其後裔不可得耋生國華出鈔本唐氏渡淮譜列先生兄弟於松陵支

系之後其先世亦未能詳而自長民殤後子重復生二子曰兆民阜民以兆民後先生兆民生昌祚昌祚生應祥應祥生宜瑞宜瑞生允錫允欽允錫生道濟早卒餘無可考又云子重三子官字長民宗字兆民寧字阜民又有兆民遺命記自稱紹宗名字互異是可疑也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因附錄於序中以俟博攷云

六如居士風流跌宕而節概自高如却宸濠之聘以佯狂免禍其大端也先生亟爲表章非僅以同姓故耳　邵無恙

修壽張縣志序 代

壽張舊隸魯郡密邇洙泗其於聖人之教忠孝之大倫蓋天性也重以　國家休養陶淑羣生涵濡百有餘年矣乾隆甲午突經奸民王倫之變余時方以待除從軍賊既殲卽奉　簡書來宰是邑巡視城郭池隍倉廥復流徙佐民農桑耕織敦崇學校壽人相樂如他日乃慨然思古檢閱舊志得康熙五十六年宛平滕君所輯者因流覽勝槪憑吊前賢遺蹟謁唐張公公藝祠堂酹酒粱招討王公子明之墓未嘗不歎闔門子姓之難理顧乃雍睦一堂迄於九世非孝友成性何以若此而王公

以武人不知書忠於所事較然不回至今數百載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爲人若是者可以風矣余因思忠孝至誼秉彝所同有所感觸油然而生即俗相傳留侯冢子路墬稽之漢書家語率無可證然上下數千年必遠引百里負米之仲氏三世相韓報仇强秦之子房相與艷稱而傳會豈無說耶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邑有令長所以宣上德意助流政教而徵文考獻本一邑之遺型以風厲一邑傳之無窮緊惟志乎是賴茲志昉自前明邑令周君三錫順治四年燬于寇燹康熙元年陳君璜始搜遺編而增訂之黃君肇新補刊於三十二年

板俱無存今僅傳滕君所編距今六七十年月異歲殊闕而未修戊戌政事粗暇亟謀蒐輯學博李君某伊君某有同志邑紳劉子遇提輩或職采訪或醵修資將蒇成事余適量移泰安不敢中輟公餘纂次裒有成書郵寄新任周君暨李伊二君再爲討校授之剞劂其分卷臚叙悉遵原志依次續編問之父老得之掌故用紹周陳諸君之志於弗墜自時厥後邑人士濡染文學之邦遭逢　盛世相與淬厲忠孝之性以翊休明以成風俗將必有追軼前躅輝光史乘者余竊有深跂焉是爲序

舉邑中文獻以風厲末俗深得作志之要　邵無恙

東臺縣志序

嘉慶六年

詔修一統志徵天下省府州縣志及近年增舊更制各條曰開館編纂余時牧海州州自康熙初年迄雍正年改直隸州以來未有志余旣蒐采成書而江蘇財賦最重分設縣邑尤多亦皆取次修輯東臺分自泰州由同知改縣治在乾隆三十三年後於他邑劃畫置吏裁五十年定賦役平獄訟日不暇給於徵文考獻之事或忽焉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未分縣以前載在州郡者固棼而難析旣分縣以後都鄙氣習民俗利病與夫法

制禁令之宜否無以詳攷而切究之何以為政前令姚君粗有志稿今周大令甫下車即延訪名士參互討訂秩然有章可謂知所先務矣東臺濱海亭戶所集轄十鹽場地都轉分司治焉故邑志取材於場志又得僉判單君雅雋之才與為商榷宜其善作善成也書中謂余海州志為合史法引以為式則豈其然夫志者得失之林所以為政之鏡也非專尚體裁耳盍無備固同拾瀋拘守亦為膠柱即如設邑未久已昔繁而今簡其他可知然則河漕二患見於前方伯今中丞李公之序言者旣發其端必有竟其事者也循是以推水利之當興鹽

法之當整學校文行之勸勉刑法奸究之衰息舉於是書得其要矣周官大行人以萬民利害為一書禮俗政教為一書作慝犯令者為一書札荒厄貧為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今之志書猶是也固將彙而上之

朝廷以備財擇夫豈率爾操觚哉書成請序於余余方權臬事見東臺所上爰書及控都臺舊牘大半起於鹽漕誠如志所載權宜變通建倉開壩諸說未必非保息防範之大端也時嘉慶二十有二年丁丑歲日南至序

志為政教修淹博無實與譾陋無文者同譏余自問

何能爲役得先生海州志爲圭臬不致詒誚大方序尤婉而成章足垂史法　門下晚生蔡復午注

海州屬人物題額存稿序

嘉慶甲子稼門中丞檄諸郡邑將古今忠臣孝子鼎甲宰相顯於各學明倫堂而彙登於郡學郡守輯其屬之人物以時代次第之錄爲底冊上之中丞裁定付梓以永其傳直隸州得與郡比仲晃承乏海州謹與沭陽贛榆兩縣令及三學校官依仿檄頒品式搜討編次旣顏諸學亦以其存稿請於中丞而刻之因爲之叙曰海州故漢朐縣隸東海郡東海郡治郯郯今郯城是也江南通志所載沿革甚明舊州志則自漢至陳取史中東海郡內之郯蘭陵承諸邑人列入雖地各有屬而傳述旣久

未可別裁亦由賢人君子千載下猶爭引以爲重可以風也宋自胡恭政後忠孝節義輩出明末劉忠恪諸公獲邀

聖朝褒謚亦不可謂無人矣唯科目曠闕顯秩名宦代不數人仲冕察其民俗敦龐諸生中不乏開敏勤篤之士而未得與江南名郡邑相絜衡者昔時州城三面環海三十年來潮徙而東灘田雖廣尚未可耕東南憂澇西北憂旱其民蹙蹙焉謀生之不給又距省九百里士子一應科舉即損其家一年之食是以甘守邱園而不出也雖然朝有教化而不能宣士有俊茂而不能興有

司責也仲冕日從事於簿書期會思欲鼓舞之而無由今逢中丞覲躬以正課吏以實表旣往以勸方來士氣殆蒸蒸日上焉往歲鄉科應舉者不及二十人今且倍之有餘即一州可知矣明經飭行發名成業因不僅爲科名幸也是稿一秉條教而參稽酌擬則學正翁咸封之力爲多云

此稿爲他日修州志建書院設考棚張本蓋於吾州人士不啻父兄師長之於其子弟故其詞眞摯懇到言有盡而意無窮　許喬林

黄忠節公年譜序代

某既得黄忠節公詩古文詞序而刻之又得讀陳君以誦所輯年譜乃慨然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出處死生之大節乎今人製一器營一室必審其力蓄其材度其時與素善是者謀之乃能成也豈終身止此一二大端而顧鹵莽從事耶古者小學教人自能食能言以至入太學皆有節次既入太學則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所以講貫習復者積日累歲皆有程度以自考是以出處進退無猝不及辦之憂後世大小學不講日以其歲月汨没於詞章帖括揣摩奔競之中一旦得志問典章

不知居臺諫不敢言若付以禮樂政刑河渠兵陳艱鉅之任則依違恇懼鮮不誤人家國事設有非常茫然無所措手足處不能立錘世之言出不能樹經世之業生也浮焉死也休焉此無他不豫故也明季士大夫虛僞相高卒以首鼠兩端亡其國而忠節公乃一未仕之進士從容就義絕無同惑讀其年譜可謂較然不欺其素者矣是宜校刊以與公文章並傳不朽若夫復前賢之墓地而封樹焉邑宰責也敢不急圖之是爲序

由不欺其素揭一豫字作柱可謂喫緊爲人處論語所謂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即是此意　錢竹汀先生

陸清獻公涖嘉遺蹟序 代

問廉吏與能吏孰優應者必曰能吏優經權常變存乎才廉吏謹守繩尺而已問廉與能孰難應者必曰廉惟自守易能達權制變爲難余謂不然得一廉吏而事無不舉也天下有能而不廉之人斷無廉而不能之人何也古之布大政決大疑定大計者一以仁智勇行之三者皆性之德惟汨沒於利欲以私害公智遂昏而勇亦屈廉者較然於義利之界其心靜其識澄其力堅其處常也如山其應變也如川以之肅綱紀靖危疑而無難而況一官一邑乎彼不廉而曰能者不過趨走逢迎私

智小數甚且武健嚴酷以濟其貪吏而尚能民且不堪命矣察吏者而最能吏治亦不堪問矣然世但見能吏之能而不見廉吏之能又何也其心靜故不沭於一身之禍福其識澄故不徇乎一人之毀譽其力堅故不撓於一時之利害不知者以爲踈不若趨走逢迎者之密也以爲鈍不若私智小數者之敏也以爲迂闊不若武健嚴酷者之效且捷也廉吏之才不易見世亦往往不欲覓其才陸淸獻公學紹閩洛爲

本朝第一人非可僅以廉吏目之然當時以操絶一塵才非肆應免官幾疑公詘吏才也今得黃君所輯滋嘉

遺蹟讀之撫字催科興利除害大端卓然可見雖所施未竟廉無有不能詎不信與寶山爲嘉定分邑楊行建祠在公去後數十年葢民至今不忘也某承乏此邦無能爲役惟凛凛簠簋之戒冀少免詈尤是編當朝夕座右爰付剞劂而爲之序

廉吏優於能吏得一廉吏而事無不舉是創論亦是至論然非自能廉者不能出此語　廣平拜讀

重修崇川五山志序

大山作鎭於江海其形勢必雄且傑不待人而顯也然無人焉以佐其勝岡嶺之朽壞木石之蒙錯樓觀門垣之傾圮與夫題識漫漶記載疎陋雖名山大川亦少輝光蓋造物鍾靈於山川山川毓秀於人物交發互生日新月異莫爲之前雖美弗著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狼五山之崎崇川也使海於有薇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半蒸爲農祥蔚爲奎壁聚而爲珠斗靄雲散而爲甘露膏雨人文之所發越民庶之所資育神靈之所憑依仙佛之所棲託紺宇琳宮翠珉金牓非以飾觀也圖經紀之

詞賦聲之非以門靡也所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
顧可令其闒汶無色乎前者山巔翠景樓屢燬於火余
刺州時以形家言建二門新其樓及江海神祠支雲墖
大悲殿等工題名山門勒石樓左而年穀時熟科甲鼎
興矣經今十餘年山高風厲漸有廢闕得奉直陳君印
千綜理工費不足者解囊濟之至二千餘鏹其時總戎
陳公雨峰獎藉慫恿於是建
御碑亭浚太平池修雷祖閣眼光殿飲虹澗亭大觀臺
門外蹲兩石狻猊廣開山徑布列平坦復自搆數椽於
其上爲修已書屋所以修廢舉墜以佐名山雄傑之槩

者可謂勤且至矣又取舊藏南廬劉志自乾隆十六年以來七八十年掌故續加考輯裒集藝文重付剞劂而請序於余余惟山之原委與因奎宿而名狠五山爲五行具體之說已詳著於昔年萃景樓碑記矣偉陳君之不惜財力於玆山以振興而表章之厥功懋焉並書於序以示將來

鐵氏改姓宗譜序

姓族譜古所重改姓之譜為尤重姓氏無譜則本支淆紊族無由收然尚可稽諏而得也改姓無譜則數典易忘傳聞㑹遠椎魯者置弗論即誦習者亦冥㩆而莫明將族墳墓聯昏姻皆在然疑之閒況以奇節而嬰烈𡚁覆巢幾無完卵幸而託義避網必弛禁更物而始顯後之人溯源析派徵實訂訛宜何如矜愼哉古之改姓者如莊為嚴殷為載恒為元甝為盛以義改理為李求為仇舅為咎藉為席朝為晁以音改棘為東疎為束仲為种槳為暨熊為能以字形改他如蔓萬落洛莘辛橋喬

之屬合音形而改若田爲車謝爲射儀爲是以時事改
且有一姓而改爲數姓如漢之炅香桂炔宋之勾鈎約
苟句勾龍使非譜系分明安能累世無舛哉同年馬太
守允剛同官陜右及余之
賜休將歸也亟以家譜求序考其節畧迺知其爲我
朝賜謚忠定明忠烈鐵公之裔公殉節慘酷具詳史傳
惟史所載公父母妻子安置發配未得其實至公本無
女稗史敎坊之說不待辨而知其誣矣當濟南之破也
太公與薛太夫人及楊夫人皆逃匿子福安康安隨義
僕西竄抵開州境匿李氏墳林李謂忠臣之後善養之

西村馬氏聞而義之分養一子二子長各從其姓李氏籍清苑馬氏籍開州即今太守之祖鄉人稱爲鐵李家鐵馬家先世兩家讀書只入學不出仕　國朝始有科第近且蒸蒸日上矣太守起家縣令性如其名不能曲事上官輒予以南山瘠險之區皆能拊循而安集之定遠同知者因冦平新設扼要者也太守治之寬猛相濟興學化導翕然從風以資格遷沘陽守蓋其政在惇本故能銷兵刑以詩書之氣而成雍睦之風也禮書曰成周宗族之法行棠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泯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係民而民不散太守

家譜之修非卽其化民成俗之所由來乎抑又聞之劉凝奔魏自比伍員而改爲員強氏逃難山谷而改爲潛錢鏐據吳越劉去偏傍爲金王審知據閩沈去水爲尤敬氏避諱而分爲文爲苟彼其後嗣有不知本姓與同出者矣太守與李侍御孔陽合李馬二姓之出於忠定者聯爲同氣稽其邱隴敘其昭穆著其品階俾世世子孫遵守弗替而忠定公之遺烈綿綿翼翼炳如日星豈非古今改姓世族之儀式歟是爲序

賢母錄敘

余與花耘學博之尊甫爲總角交誼至摯也聞其卒於制中寢門之慟至今難忘後知其有賢儷教其子花耘兄弟績學成名未嘗不爲之愀慰而嘉歎也及余官關中厥弟虎癡自都門至云花耘銓城步廣文歸覲矣祿秩雖薄抑亦捧檄之喜也豈意到官未久遽賦玉樓今余旋里展墓過其廬其母夫人命其孫以花耘所著賢母錄見示且曰吾子孝愛而不永年公父執也幸爲敘而刊之余讀其書雖仍朱孫氏舊名而補編之然孫氏錄不可考是編則蒐述詳而愼體例嚴而周皆爲其慈

親引證闡揚不特所著旌節錄爲表章也其毋夫人旣
旌閭是錄又舉其貞修懿訓與古賢媛並傳不朽即其
尊甫亦當含笑於九原矣花耘雖歿猶生也鹿坪尚書
主持風教旣爲之序余復次第其氣誼以授虎癡而刻
之以報其慈闈之德教云爾